

# 荒弃的家园

梁晓声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责任编辑:杨小葵

封面设计:潘文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弃的家园/梁晓声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7

ISBN 7-5059-2684-5

I. 荒… II. 梁…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1344 号

荒弃的家园

梁晓声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875 印张 337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

ISBN 7-5059-2684-5  
I·2009

定价:25.00 元

## 目录

1

### 尾巴

想一想,谁的人生没有谎言。作家的家中来了外星客人,留下句戏言——说谎人会长尾巴。作家首先感到骹骨痒痒的。同事与朋友听他一道原委,都觉得事情不妙。小城中闹出一场风波。

59

### 荒弃的家园

在商品大潮的年代,漂落到农家手中一纸白条,造成全村人头脑中的海啸。少男少女,壮男少妇统统卷进入城的人潮。村庄荒凉。外面灯红酒乱的世界,撩拨得芊子心里痒痒的。他是芊子情欲的奴隶,充当了纵火栽母的帮凶。火没有助她摆脱家累,却推她走向牢房。

114

### 翟村喋血

一个摄制组靓导演的甜言昵语,搅得秀才心神不定,缱绻徘徊,引狼入室。村子里大屠其牛,老幼妇孺皆眼里血腥四溅;然而终为黄粱一梦。疯牛开始了对人的报复,影片中屠牛的倩女踪影全无,满目只

有断壁残垣，鸡飞狗窜。而翟村的这批男人呵！此刻他需要有置生死于度外的斗士……

他胸膛内猛地翻卷起一阵悲凉。

218

## 激杀

那一天他仿佛是一个极粗鄙的丝毫也没受过文明教化连起码的羞耻感都没有的男人……

而今天他竟动手打她了！

深夜里，这女人的眼泪悄悄地往下滴。她咬住被角，尽量不发出咽泣声，浑身发抖的抽搐……

他想给她以宽慰，一只手向她身体探了过去。

265

## 失聪

我们不是要寻求片刻的宁静都很难吗？而活脱脱地看到万籁俱寂时，医生写下了“社会自避症”时，我又是那般惶惶，心思重重。

抖擞起踌躇志得的中年人的精神；伪装起一副充满了自信的佼佼者强中人的神态，嘴角抿一抹对现实表现出嘲讽意味的矜持的冷笑，他豪迈地跨进研究所所长的办公室。

309

## 旧庄院的废墟上

小俊又成了他的妻子后，他对她恩爱依然不减当年，只字不提被逐出庄院的夺妻之辱。小俊倒为其红颜趋附权贵的轻薄悔恨不已，变得像他的奴婢。喜禄搞不懂父辈的债缘，迫切地想做人上人。他隐隐地觉得身上的血液来自神秘的庄院。他要用钱建

筑起这座神殿。

403

## 大鸟

一想起在校园里扶助过我的风流倜傥、众花捧绿的大鸟，我心里踏实了。可是大鸟他怎么这样出手大方？这地方怎么像大观园啊？满眼尽是这等样儿的些个女孩儿。但又一想，觉得自己没劲。

当蓬头垢面的大鸟出现在我眼前时，我心中暗想，好你个潇洒的白马王子，怎能这样……

450

## 学者之死

天下的好事不能件件俱沾，但谁又愿舍弃一件。他活的真累，论文、学位、孩子、奔钱，已经被拖得精疲力尽。

听到他被汽车撞死了，我愕然。想到他每每来启口借钱时的窘态，心头一酸。当听到对他的诽议，心头又一震。人都怎么了？

## 尾 巴

因为你是一个爱说假话的人。不是地球上最典型的一个，但却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说假话，制造谎言，二者有些区别，但本质上同属于你们地球人的一种病。我们将你们地球人的这一种病，定义为‘真话拒绝症’，病灶起源于你们的脑。我们对你们这种病，已经关注了几千年了。如今你们发明了宇宙飞船，你们地球人已经开始出现在别的星球上了。那么我们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忧患——说不定哪一天你们会将这一种病带到别的星球上，传染于整个宇宙。

列位，我所遇到的问题，十分……怎么说呢？……十分的……十分的那个！很麻烦，很严重，使我恼羞……但是又没法儿成怒。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该向谁去怒。倘非要怒，那么也只有怒我自己了。而我当然是不愿怒我自己的。我已经很无辜很委屈了嘛！我是一个不幸的受害者呀！

如果一个人，人缘儿挺好的一个人，日子过得挺顺心的一个人，某一天无意之中发现，发现自己……可能正在长出着尾巴，不，不是他妈的什么可能不可能，竟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因为它，我指的当然是尾巴，从我骶骨那儿长出着的尾巴，已经六寸多长了，那么他，也就是我，究竟该拿自己怎么办呢？

列位，请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吧，如果你们是稍有同情心

## 2 荒弃的家園

的，难道你们竟一点儿都不同情于我么？我的尾巴它现在还继续在长啊！每天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不停地在长着啊！不屈不挠而又“发育良好”地在长着！长速比豆芽慢点儿。比一个婴孩的成长却快得多……

列位，你们说我可怎么办啊？

但是我又跟你们扯什么他妈的同情不同情的干嘛呢？其实我内心里根本就不曾指望列位同情于我。甭说“一点儿”，一丁点儿，一丁丁点儿都不指望！如今金子、珠宝和钻石早已不算什么稀罕之物了，从商店的柜台里，到一切形式的广告中，到女人们的脖子上、手指上、腕上、耳垂儿上，比比皆是。足镯的广告早已出现了，也就是说不久金子、珠宝和钻石，将成为女人脚腕上的玩艺儿了。而同情心却是相当稀罕的东西了。我怎么会傻兮兮地指望列位将相当稀罕的东西给予我呢？何况我怀疑列位自身并没有！

甚至的，我想象得到，列位正因了我的倒天下之大霉，而幸灾乐祸，而无比快感哪！咱们中国人的这一德性，我是深深领教过的。我认为列位是完全有权力因了我的不幸而快感而幸灾乐祸的。我尊重列位这一种权力。我只不过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求列位在快感和幸灾乐祸的同时，表现出稍稍的耐心，听听一个可怜之人的诚实无欺的倾述！这起码能营造些个世道的虚假温馨不是？再者说了，从我的倾述中，你们将肯定获得更大的快感更进一步的幸灾乐祸，既满足了我的倾述愿望，你们自己也没什么实际的损失，不算吃亏。列位何乐而不为？

请多关照！请多关照！

我这厢四面八方地向列位作揖了！

什么？——又不是癌，装的什么可怜样？

列位啊列位！我的至亲至爱的同胞们呀，果而是癌，我倒泰然处之了。尾巴能和癌相提并论的么？生癌的人可笑么？滑稽么？值得自己感到羞耻么？不会的呀！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还没冷酷无情到这种地步啊！但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不幸之上又加不幸地居然还是作家，他的尾巴就会使他变得可笑变得滑稽了！就会使他自己感到非常羞耻了。古今中外，长尾巴的作家，“史无前例”啊！没法儿掖没法儿藏的呀！早几年一个“毛孩儿”，都被新闻媒介“炒”得沸沸扬扬，家喻户晓，人人知道。一个长尾巴的作家，还不被“老记”们给“炒”焦了“炒”糊了呀？！

“返祖现象”？没什么可惊可怕的？

不，不，列位，我的尾巴可非是什么“返祖现象”。和“返祖现象”丝毫关系都没有！

动外科手术割了去？烦恼就从此根除？

如果动手术能解决问题就好了！

问题是绝对的不可以动手术啊！

列位，还是听我细说端详吧！……

那一天上午，我进行了几千字的小说创作，中午正想躺下睡一小觉，听到有人敲门。很轻。很文明的敲法儿。

我起身开了门，见是一男一女两位民警同志。男的和我不年纪要差不多，一张严肃正直的脸。女的二十多岁，挺秀气。

男民警问：“梁晓声家？”

我说：“对对。正是寒舍。”

女民警问：“您就是？”



我说：“对对，正是敝人。”

男民警又问：“可以进屋谈一会儿吗？”

我说：“可以可以。”——心中不免疑惑。这么二位陌生民警来访，可能意味着些什么呢？头脑中迅速地反省了一下近几年的行为，自忖没做犯法事，忐忑之感稍解。

时值三月下旬，春寒料峭季节。暖气已停，室内冷阴阴的。但他们进了屋后，我却顿觉燥热起来。分明的，温度至少升高了六七度。

我请他们坐下后，身上燥热得不行，赶紧地趑入小屋去，脱了毛衣，只着一件衬衫。

当我又出现于他们面前，那女警便瞧着我，意味深长地一笑，而那男警，则倒背双手，俯身看我铺陈在桌上的文稿，双手中的大黑壳夹子，轻拍着自己后背。

我问：“两位有什么公干？”

那男警转身望我，反宾为主地说：“你先坐下。先坐下。”

于是我坐在一只矮凳上。有意将沙发礼让给他们。

他们倒也不谦让。男警先坐下，示意女警也坐下，将夹子递给她，淡淡地说：“开始吧。”

于是那女警翻开了夹子，从夹壳上取下笔目光盯在我脸上。

我觉得脸上呼地一阵热，不是被一个女人那么盯着的结果。再腼腆的一个男人，仅仅被一个女人那么盯着看，脸上也不至于热到我当时那种程度。完全两码事儿，两种热法儿。再说我又没赤身裸体，那仿佛是被热吹风机直接对着脸上吹的一种热法。

男警也将目光盯在我脸上了，我顿时觉得脸上加倍的热，

热得脸皮仿佛会立刻结起一层痂似的。

女警说：“您可以坐远点儿，否则一会儿你就受不了啦。我们也尽量体恤你，不多望你。”

于是我将矮凳挪得远远的。重新坐下后，心中疑团百种，搞不明白他们怎么会使我家温度升高，使我身上燥热脸上也灼热得不行。

男警这时掏出了一副墨镜戴上问我：“觉得热是不是？”

我说：“是的是的。”——他戴上墨镜后，尽管目光仍望着我，我毕竟觉得脸上承受得住了些。

“职业？”

“作家”。

“作家？具体点儿。究竟属于哪一行？”

我想这两位民警同志可真怪！怎么连作家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明知故问？犯不着的嘛！于是我谦虚地相告，作家的专职一般是写小说的。当然也有写戏剧的写影视的，又称为编剧。作家和编剧，属于同行不同工也不同酬的两类人。按时下的说法，统称“码字儿”的。一谈到“酬”的问题，免不了向他们抱怨了几句小说稿费多么多么低而编剧稿费多么多么高的不合理现象。

男警竖起手掌，制止我抱怨下去。接着对女警说：“记吧，职业谎言制造和传播者。当属 A 级三类。”

说完对我大摇其头，有惋惜的成份，也有厌恶的成份。

我一听急了。我说：“同志，你不能这么给我也就是给作家下结论啊！不错，我们的职业，是要求我们经常编出一些故事，骗人们的感情投入，骗人们的眼泪。但是人们的心灵，往往很需要这一种欺骗的呀！这一种被骗的过程，更多的时候是一种

享受的心理过程嘛！我们的职业，那是同制造和传播谎言完全……”

那男警又竖起手掌，再一次制止了我。

这简直太岂有此理了！对我选择了将终生从事的职业，下定了具有公然的诽谤与诬蔑性质的错误结论之后，还不许我替自己也替作家这一种职业进行辩护！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当然要生气的！

我急赤白脸地说：“好，我不和你们理论了。两位，现在我要看你们的证件！”

“证件？”——那男警将脸转向了女警，耸耸肩。

那女警微笑了，微笑得十分可爱。

她说：“我们没有证件”

我说：“没有？那我可有理由怀疑你们是冒牌的了！”

她又微笑了。口吻温良地说：“是的。你有理由怀疑。”

男警说：“而且，你怀疑得对。我们不但是冒牌的，也不是人。”

“不是人？你？她？你们两位都不是人？这话可是你们自己说的！”

我也笑了。是冷笑。

“那你们究竟算什么东西？鬼？妖精？”

女警郑重地说：“我们不是鬼。也不是妖精。我们强调我们不是人，是按照你们地球人的思维逻辑而言的。我们来自另一个星球。”

“另一个星球？”

“对。”

“说了你也不知道。”

“怎么来到地球的？乘不明飞行物来的？”

“我们到地球来，并不需要乘什么。想来，凭意念就来了。”

“哈！哈！……”——我霍地站起，突然一板脸，指着房门说：“两位，不管你们究竟是不是人，不管你们究竟是打哪儿来的，也不管你们的企图是什么，都他妈的趁早玩蛋去！否则我一拨电话，三分钟后真的民警会赶到，你们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那女警缓缓地将脸转向了男警。

那男警缓缓地摘下了眼镜。

倏间我觉得前胸有两处像被烧红的铁钎子捅了两下，本能地朝后一跳。低头看时，见我的衬衫上已出现了两个洞，露出两点灼红的皮肤。

妈的！跟老子来这套！无非是什么“特异功能”之类的小把戏。老子不信旁门左道，不信邪，也不惧邪！

我顺手从墙上摘下了宝剑。那是多年前从外地买回来的。原本是为了健身的，却一直没再动过，不想终于派上了用场。

我打算抽出来，威慑他们，喝令他们立刻从我家滚。不料一抽，没抽出来。再抽，还是没抽出来！什么他妈的宝剑！也没沾过水，居然锈住了！

那女警瞧着我一时不知所措的样子，觉着好玩儿似的，咻咻掩口笑了。

那男警则轻轻对我吹送过一缕气。

于是我周身一热，竟被他妈的“定”住了！想不到对方还会“定身法”！但他似乎“气”下留情，因为我的思维能力仍保留着。

而那男警则吸起烟来，吸我的烟。就见我摆在桌上那烟

盒，自动立了起来。一支烟不可思议地从烟盒里冒出，飘在空中，奇妙地在空中表演了一番“舞蹈”。他以目光将那支烟玩弄够了，一张口，那支烟平稳而又准确地冲他口中飘移过去，被他双唇轻轻衔住。他吐出的烟雾也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五颜六色，缤纷绚烂，美丽极了。这美丽的烟雾在空中组成一幅幅图画，如同国画大师们，以大写意笔墨画成的印象派国画。

女警问：“看到了么？”

我点了下头。

这一切太邪门了！我这个从来不信邪不惧邪的人，那一天那一时刻，也不禁地对其邪信之惧之了。

女警说：“你可以开口讲话。我们还没取消你开口讲话的权力。现在我再问你，我们瞧着你的时候，你觉得身上不自在是不是？”

我说：“是的。燥热。”

“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你是一个爱说假话的人。不是地球上最典型的一个，但却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说假话，制造谎言，二者有些区别，但本质上同属于你们地球人的一种病。我们将你们地球人的这一种病，定义为‘真话拒绝症’，病灶起源于你们的脑。我们对你们这种病，已经关注了几千年了。如今你们发明了宇宙飞船，你们地球人已经开始出现在别的星球上了。那么我们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忧患——说不定哪一天你们会将这一种病带到别的星球上，传染于整个宇宙。所以，我们受命来你们地球，更具体地说，是到你们这个国家这一座城市，进行直接调查了解。我们是另一个星球的两位科学家。两位研究低文明

星球危害最严重的传染病病理科学家……”

“你们妄自尊大!”——我愤愤地叫嚷起来:“我们地球至少已经有五十亿年的生命了!我们的国家至少已经有五千多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了!”

她轻轻摇头,温良地微笑着,一副高文明星球的人不和低文明星球的人一般见识的姿态。

“难道你们星球上就没有说假话的人吗?!”

这时满屋里已经垂悬着几十幅用烟雾交织成的半透明的“国画”了,而那男警仍在一口一口地“创作”着。衔在他嘴角上的那一只烟,仿佛永远也吸不短似的。他口中喷出的烟虽然已充满了空间,五颜六色缤纷绚烂地浓一团淡一团,但是却不呛人。非但不呛人,反而散发出种种芬芳,种种我“闻所未闻”的芬芳。那芬芳沁我肺腑,使我产生香醉之感。我简直被迷幻了,暗暗地希望他不停地将把戏玩下去……

“你说得对”。——女警合上了黑夹子,眯起眼睛注视着我,表情变得异常之严肃了:“在我们那个星球上,的确没有人说假话。首先因为我们没有国与国之分,其次也没有高人一等的权势者,所以我们没有政治。甚至也没有知识者与非知识者,文化者与非文化者之分,更没有从事你这一种不正当职业的。我们的语言中不可能产生假话,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与真话共有的。一个人如果说了假话,哪怕仅仅一句,哪怕出发点是良好的,自己也会顷刻化为乌有。所以一句假话对我们而言等于自杀!可在你们这个星球上,似乎假话才是与你们的生命共存的。据我们统计,你们每个人一生所说的假话,占一生全部语言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你们的儿童从五六岁起就受你们的影响开始说假话了!对于主宰一个星球的权威生命群体而言,

这是相当可耻的。你们这一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传染病的病毒，从你们进入你们所谓的文明时期以来，就一直在向宇宙空间中挥发着，毒害着宇宙空间的绝对净化，威胁着我们其它星球上的高智能高文明生命。所以，坦言之，我们要对你们实行一次小小的警告，也可以说是一次小小的惩罚……”

我只有默默地听着的份儿。觉得她俨然是在向我宣言似的，同时我心中对她充满了感激。感激她注视着我的时候，她的双眼是眯着的。如果她不是这样，如果她在异常严肃之时对我咄咄而视，那么我的衣服若不全烧起来了才怪呢！足见这外星球来的女郎本性还是善良的，并不打算干净彻底地灭掉我这个地球上的不可救药的“职业谎言制造和传播者”。当然的，感激之余，我也不免地觉得委屈。我算什么呀！咱们中国人不是早已经开始说“一等智商从商，二等智商从政，三等智商从文”了么？要论职业什么什么者，怎么轮也轮不到我呀！“殊荣”该归前两类人啊！干嘛“吃柿子专捡软的捏”呀！

“你觉得委屈？”

我说：“是的。我觉得委屈。”

她说：“其实你不必觉得委屈，用你们地球人的话讲，我们是很懂政策的。我们将你归在 A 类三等，是非常符合你的病况的。你是我们所直接统计的第九千九百九十七个地球‘真话拒绝症’患者，我们的工作打算就此结束。今后七天，也就是你们地球人们说的一周内，如果你们这座城市的一类假话和谎言总积累率超过一百万句，那么我们对你们的惩罚将会首先从你们的身体上产生。我们累了。说你们的话，扮作你们的人形，对我们是不愉快的……”

于是女警将脸转向了男警。

于是男警终止了他的把戏。

于是那一支衔在他嘴上的烟，又自动飘移开，归回到我的烟盒里。像根本没被吸过一样。

于是他们开始用他们的语言对话。那是我从未听到过的一种语言，发音美妙有如一段段乐曲。

忽然他们的身体开始萎缩，转眼间只剩下两套男女警服在沙发上，并且不可思议地自动叠好。还有他们穿过的鞋袜内衣内裤之类，统统自动摆放在两套警服上……

于是施加于我的“定身法”被解除了。

满屋里悬垂着的那些由五颜六色缤纷绚丽的烟雾所组成的“国画”，也几乎顷刻间便消失了。

我怀疑自己刚才是做了一场白日梦。但沙发上的东西证明不是梦，还有仍弥漫在室内的芬芳。以及……我衬衫上的两个洞，我胸前两处被灼伤的焦点……

我做的第一件事当然是找药，找来找去大失所望。因为我家里从没储备过治灼伤的什么药。而我已感到灼伤处开始火辣辣地作疼。

这时我妻子回来了。对了，那一天是星期六，她单位只加半天班，所以才三点多就回来了。

她“友邦惊诧”，皱起眉头问我究竟找过什么，将家翻得到处乱七八糟的？——像所有妻子们一样，她最难忍受的，便是一进家门眼前乱七八糟的情形了。

我说我在找笔啊！我一支使惯了的笔。

她将挎包放下，双臂交抱胸前，一副哀己之不幸、怒夫之不争的模样，反感又无奈地瞪着我。

她以诲人不倦的“三娘教子”的口吻说，你呀你呀，作家梁



晓声呀，你为什么非要撒谎非要说假话呢？找什么就是找什么嘛！干嘛找东非要说找西呢？这样的事儿也值得你對自己老婆撒谎说假话么？你经常用的笔会在所有这些抽屉里么？

我说除了找笔，我还找过衬衣。

读者诸君，难道你们不和我一样地认为，假话某些时候某种情况下那是非说不可非一说到底的么？比如当时在我所处的情况下，我说真话我的妻子她能信么？我就是诅天咒地要使她相信，她也根本不可能相信的呀！

妻问我找到衬衣了么？

我说没有。

妻又问我究竟要找到一件什么样的衬衣？说你看你的衬衣，不是都已经被你翻在明面儿上了么？难道你要找一件你根本不曾有过的衬衣么？

我则什么也不再說，默默規整着。

妻吸了吸鼻子，说屋里怎么好香啊？

我说哪里有什么香味儿？我也煞有介事地吸了吸鼻子。说我怎么闻不到？你的鼻子有问题！

妻又吸了吸鼻子，说我的鼻子才没问题呢！你自己的鼻子有问题吧？家里来过人了吧？

我说没有。

妻问：“那是什么？”——她在指着沙发上的两套警服。

我说那不是两套警服么？

妻问哪儿来的？

我说——我的一部电视剧本不是要拍摄了么？导演物色到了两位演员，带来和我谈谈，想当面听听我的看法。

妻说我记得你的剧本里没有警务人员呀！